



青少年古典文学阅读丛书

古文短篇精选（五）

薛丽主编

目 录

明文精选	1
阅江楼记	1
送东阳马生序	2
大言	3
刘基	4
卖柑者言	4
司马季主论卜	5
高启	6
书博鸡者事	6
方孝孺	7
越巫	7
吴士	8
李东阳	9
移树说	9
医戒	10
马中锡	10
里妇寓言	10
王守仁	12
稽山书院尊经阁记	12
瘞旅文	14
送宗伯乔白岩序	15
《王阳明传习录》选	16
王思任	17
剡溪	17
小洋	18
张明弼	19

避风岩记	19
何景明	21
说琴	21
归有光	22
沧浪亭记	22
项脊轩志	23
见村楼记	24
唐顺之	25
答茅鹿门知县二	25
任光禄竹溪记	27
王慎中	29
朱碧潭诗序	29
茅坤	30
青霞先生文集序	30
徐渭	31
叶子肃诗序	31
豁然堂记	32
书《草玄堂稿》后	33
沈氏《号篇》序	34
宗臣	34
报刘一丈书	34
王世贞	36
蔺相如完璧归赵论	36
李贽	37
又与焦弱侯	37
赞刘谐	38
题孔子像于芝佛院	39
李涉赠盗	39

《藏书》世纪列传 目前论	40
《焚书》自序	41
屠隆	42
答李惟寅	42
汤显祖	42
牡丹亭记题词	42
点校《虞初志》序	43
田汝成	44
西湖游览志·孤山	44
潘游龙	45
《笑禅录》选(三则)	45
曹学	46
钱伯庸文序	46
朱国祯	47
黄山人小传	47
王心一	47
净业寺观水记	47
吴从先	48
倪云林画论	48
佚名	49
《闲赏》选	49
叶绍袁	52
《甲行日注》选	52
陈继儒	55
《太平清话》情趣类	55
叶小鸾	57
汾湖石记	57
高攀龙	58

可楼记	58
袁宏道	59
徐文长传	59
虎丘	61
给李子髯	62
西湖(一)	63
西湖(二)	63
飞来峰	64
天目(二)	64
观第五泄记	65
钟惺	66
浣花溪记	66
徐霞客	67
游黄山日记(后)	67
魏氏	69
核舟记	69
张岱	71
陶庵梦忆序	71
西湖七月半	72
柳麻子说书	73
《五异人传》序	74
补孤山种梅序	74
张溥	75
五人墓碑记	75
夏完淳	76
狱中上母书	76
遗夫人书	78
清文精选	78

张南垣传	78
九牛坝观角氐戏记	81
原君	83
廉耻	85
与友人论门人书	86
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	88
李姬传	89
吾庐记	91
大铁椎传	92
传是楼记	93
江天一传	95
口技	96
阎典史传	97
书左忠毅公逸事	101
狱中杂记	102
游万柳堂记	105
梅花岭记	105
祭妹文	107
书鲁亮侪	109
万斯同先生传	111
登泰山记	114
袁随园君墓志铭	115
哀盐船文	116
出关与毕侍郎笺	118
游庐山记	119
闲情记趣	120
记棚民事	123
游小盘谷记	124

病梅馆记	125
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125
观巴黎油画记	127
记超山梅花	128
湖之鱼	129
邹容传	130
冯婉贞胜英人于谢庄	131
少年中国说	132

明文精选

宋濂等

阅江楼记

金陵为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类皆偏据一方，无以应山川之王气。逮我皇帝，定鼎于兹，始足以当之。由是声教所暨，罔间朔南；存神穆清，与道同体。虽一豫一游，亦思为天下后世法。

京城之西北有狮子山，自卢龙蜿蜒而来。长江如虹贯，蟠绕其下。上以其地雄胜，诏建楼于巅，与民同游观之乐。遂锡嘉名为“阅江”云。登览之顷，万象森列，千载之秘，一旦轩露。岂非天造地设，以俟大一统之君，而开千万世之伟观者欤？

当风日清美，法驾幸临，升其崇椒，凭阑遥瞩，必悠然而动遐想。见江汉之朝宗，诸侯之述职，城池之高深，关阨之严固，必曰：“此朕沐风栉雨、战胜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广，益思有以保之。见波涛之浩荡，风帆之下上，番舶接迹而来庭，蛮琛联肩而入贡，必曰：“此朕德绥威服，覃及外内之所及也。”四陲之远，益思所以柔之。见两岸之间、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肤皲足之烦，农女有将桑行馌之勤，必曰：“此朕拔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万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触类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楼之建，皇上所以发舒精神，因物兴感，无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阅夫长江而已哉！

彼临春、结绮，非弗华矣；齐云、落星，非不高矣。不过乐管弦之淫响、藏燕赵之艳姬。一旋踵间而感慨系之，臣不知其为何说也。虽然，长江发源岷山，委蛇七千余里而始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时，往往倚之为天堑。今则南北一家，视为安流，无所事乎战争矣。然则，果谁之力欤？逢掖之士，有登斯楼而阅斯江者，当思帝德如天，荡荡难名，与神禹疏凿之功同一罔极。忠君报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兴者耶？臣不敏，奉旨撰记。欲上推宵旰图治之切者，勒诸贞珉。他若留连光景之辞，皆略而不陈，惧褻也。

送东阳马生序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皸裂而不知。至舍，四肢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珠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煜然若神人；余则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

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苦此。今虽耄老，未有所成，犹幸预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宠光，缀公卿之后，日侍坐备顾问，四海亦谬称其氏名，况才之过于余者乎？

今诸生学于太学，县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冻馁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矣；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录，假诸人而后见也。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流辈甚称其贤。余朝京师，生以乡人子谒余，记 巽长书以为贄，辞甚畅达，与之论辩，言和而色夷。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谓余勉乡人以学者，余之志也；诋我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岂知余者哉！

大言

秦有尊卢沙者，善夸谈，居之不疑。秦人笑之，尊卢沙曰：“勿予笑也，吾将说楚以王国之术。”翩翩然南。

迨至楚境上，关吏絻之。尊卢沙曰：“慎毋絻我，我来为楚王师。”关吏送诸朝。大夫置馆之，问曰：“先生不鄙夷敝邑，不远千里，将康我楚邦。承颜色日浅，未敢敷布腹心；他不敢有请，姑闻师楚之意何如？”尊卢沙怒曰：“是非子所知！”大夫不得其情，进于上卿瑕。瑕客之，问之如大夫。尊卢沙愈怒，欲辞去。瑕恐获罪于王，亟言之。

王趣见，未至，使者四三往。及见，长揖不拜，呼楚王谓曰：“楚国东有吴越，西有秦，北有齐与晋，皆虎视不暝。臣近道出晋郊，闻晋约诸侯图楚，刑白牲，列珠盘玉敦，歃血以盟曰：‘不祸楚国，无相见也！’且投璧祭河，欲渡。王尚得奠枕而寝耶？”楚王起问计。尊卢沙指天曰：“使尊卢沙为卿，楚不强者，有如日！”王曰：“然敢问何先？”尊卢沙曰：“是不可空言白也。”王曰：“然。”即命为卿。

居三月，无异者。已而晋侯帅诸侯之师至，王恐甚，召尊卢沙却之。尊卢沙瞠目视，不对。迫之言，乃曰：“晋师锐甚，为王上计，莫若割地与之平耳。”王怒，囚之三年，劓而纵之。

尊卢沙谓人曰：“吾今而后知夸谈足以贾祸。”终身不言。欲言，扞鼻即止。

君子曰：战国之时，士多大言无当，盖往往藉是以媒利禄。尊卢沙，亦其一人也。使晋兵不即至，或可少售其妄；未久辄败，亦不幸矣哉！历考往事，矫虚以诳人，未有令后者也。然则尊卢沙之劓，非不幸也，宜也。

刘基

卖柑者言

杭有卖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溃。出之烨然，玉质而金色。置于市，贾十倍，人争鬻之。予贸得其一，剖之，如有烟扑口鼻，视其中，干若败絮。予怪而问之曰：“若所市于人者，将以实筮豆，奉祭祀，供宾客乎？

将 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为欺也。”

卖者笑曰：“吾业是有年矣，吾赖是以食吾躯。吾售之，人取之，未尝有言，而独不足子所乎?世之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
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孙吴之略耶?峨大冠、拖长绅者，昂昂乎庙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业耶?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耻。观其坐高堂，骑大马，醉醇醴而饫肥鲜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

予默默无以应。退而思其言，类东方生滑稽之流。岂其愤世疾邪者耶?而托于柑以讽耶?

司马季主论卜

东陵侯既废，过司马季主而卜焉。

季主曰：“君侯何卜也?”东陵侯曰：“久卧者思起，久蛰者思后，久懣者思嚏。吾闻之：蓄极则泄，闷极则达，热极则风，壅极则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无往不复。仆窃有疑，愿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则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为?”东陵侯曰：“仆未究其奥也，愿先生卒教之。”

季主乃言曰：“呜呼!天道何亲?惟德之亲;鬼神何灵?因人而灵。夫蓍，枯草也；龟，枯骨也：物也。人灵于物者也，何不自听，而听于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颓垣，昔日之歌楼舞馆也；荒榛断梗，昔日之琼蕤玉树也；露风蝉，昔日之凤笙龙笛也；鬼萤火，昔日之金钗 工华烛也；秋荼春荠，昔日

之象白驼峰也；丹枫白荻，昔日之蜀锦齐纨也。昔日之所无，今日有之不为过；昔日之所有，今日无之不为不足。是故一昼一夜，华开者谢；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为？”

高启

书博鸡者事

博鸡者，袁人，素无赖，不事产业，日抱鸡呼少年博市中。任气好斗，诸为里侠者皆下之。

元至正间，袁有守多惠政，民甚爱之。部使者臧，新贵，将按郡至袁。守自负年德，易之，闻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会袁有豪民尝受守仗，知使者意口兼守，即诬守纳己赇。使者遂逮守，胁服，夺其官。袁人大愤，然未有以报也。

一日，博鸡者遨于市。众知有为，因让之曰：“若素名勇，徒能凌藉贫孱者耳！彼豪民恃其资，诬去贤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诚丈夫，不能为使君一奋臂耶？”博鸡者曰：“诺。”即入闾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数十人，遮豪民于道。豪民方华衣乘马，从群奴而驰。博鸡者直前扑卒下，提殴之。奴惊，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复自策其马，麾众拥豪民马前，反接，徇诸市。使自呼曰：“为民诬太守者视此！”一步一呼，不呼则杖，其背尽创。

豪民子闻难，鸠宗族童奴百许人，欲要篡以归。博鸡者逆谓曰：“若欲死而父，即前斗。否则阖门善俟。吾行市毕，即归若父，无恙也。”豪民子惧遂杖杀其父，不敢动，稍敛众以去。袁人相聚从观，欢动一城。郡录事骇之，驰白府。府佐快其所为，阴纵之不问。日暮，至豪民第门，拊卒使跪，数之曰：“若为民不自谨，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为怨望，又投间蔑污使君，使罢。汝罪宜死，今姑贷汝。后不善自改，且复妄言，我当焚汝庐、戕汝家矣！”豪民气尽，以额叩地，谢不敢。乃释之。

博鸡者因告众曰：“是足以报使君未耶？”众曰：“若所为诚快，然使君冤未白，犹无益也。”博鸡者曰：“然。”即连楮为巨幅，广二丈，大书一“屈”字，以两竿夹揭之，走诉行御史台。台臣弗为理。乃与其徒日张“屈”字，游金陵市中。台臣惭，追受其牒，为复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时，博鸡者以义闻东南。

高子曰：余在史馆，闻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鸡者之事。观袁守虽得民，然自喜轻上，其祸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以仇一言之憾，固贼戾之士哉！第为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群起，以伸其愤，识者固知元政紊弛，而变兴自下之渐矣。

方孝孺

越巫

方孝孺越巫自诡善驱鬼物。人病，立坛场，鸣角振铃，跳掷叫呼，为胡旋舞禳之。病幸已，饌酒食持其貲

去，死则诿以他故，终不自信其术之妄。恒夸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恶少年愠其诞，目间其夜归，分五六人栖道旁木上，相去各里所，候巫过下，砂石击之。巫以为真鬼也，即旋其角，且角且走，心大骇，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在。稍前，骇颇定，木间砂乱下如初，又旋而角，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复至前，复如初，手气慑不能角，角坠振其铃，既而铃坠，唯大叫以行。行闻履声及叶鸣谷响，亦皆以为鬼，号求救于人甚哀。夜半抵家，大哭叩门，其妻问故，舌缩不能言，唯指床曰：“亟扶我寝！我遇鬼，今死矣！”扶至床，胆裂死，肤色如蓝。巫至死不知其非鬼。

吴士

吴士好夸言，自高其能，谓举世莫及，尤善谈兵，谈必推孙、吴。遇元季乱，张士诚称王姑苏，与国朝争雄，兵未决。士谒士诚曰：“吾观今天下形势莫便于姑苏，粟帛莫富于姑苏，甲兵莫利于姑苏，然而不霸者，将劣也。今大王之将皆任贱丈，夫战而不知兵，此鼠斗耳！王果能将吾，中原可得，于胜小敌何有！”士诚以为然，俾为将，听自募兵，戒司粟吏勿与较赢缩。士尝游钱塘，与无赖懦人文，遂募兵于钱塘，无赖士皆起从之，得官者数十人，月糜粟万计。日相与讲击刺坐作之法，暇则斩牲具酒燕饮，其所募士实未尝能将兵也。李曹公破钱塘，士及麾下遁去，不敢少格，得缚至辕门诛之，垂死犹曰：“吾善孙吴法。”

右《越巫》、《吴士》二篇，余见世人之好诞者死于诞，好夸者死于夸，而终身不知其非者众多矣，岂不惑

哉！游吴越间，客谈二事类之，书以为世戒。

李东阳

移树说

予城西旧茔久勿树。比辟地东邻，有桧百余株，大者盈拱，高可二三丈，予惜其生不得所。有种树者曰：“我能为公移之。”予曰：“有是哉？”请试，许之。

予尝往观焉。乃移其三之一，规其根围数尺，中留宿土。坎及四周，及底而止。以绳绕其根，若碇然，然其重虽千人莫能举也。则其坎之，纆亘树腰而卧之，根之罅实以虚壤。复卧而北，树为壤所垫，渐高以起，卧而南亦如之。三卧三起，其高出于坎。棚木为床横载之，曳以两牛，翼以十夫。其大者倍其数。行数百步，植于墓后为三重。阅岁而视之，成者十九。则又移其余，左右翼以及于门。再阅岁而视之，其成者又十而九也。于是干条交接，行列分布，郁然改观。与古墓无异焉。夫规大而坎疏，故根不离；宿土厚，故元气足；乘虚而起渐，故出而无所伤。取必于旦夕之近，而巧夺于二十余年之远，盖其治之也有道，而行之也有序尔。

予因叹夫世之培植人材，变化气习者，使皆得其道而治之，几何不为君子之归也哉？族子嘉敬举乡贡而来，予爱其质近于义，留居京师，与之考业论道，示之向方，俾从贤士大夫游，有所观法而磨砺，知新而聚博。越三年，志业并进，再诎有司，将归省其亲。予冀其复来，以成其学，且见之用也，作《移树说》以贻之。

医戒

予年二十九，有脾病焉。其证能食而不能化，因节不多食。渐节渐寡，几至废食。气渐，形日就惫，医谓为瘵也，以药补之；病益甚，则补益峻。岁且尽，乃相谓曰：“吾计且穷矣。若春木旺，则脾土必重伤。”先君子忧之。

会有老医孙景祥氏来视，曰：“及春而解。”予怪问之，孙曰：“病在心火，故得木而解。彼谓脾病者，不揣其本故也。子无乃有忧郁之心乎？”予爽然曰：“嘻，是也。”盖是时予屡有妻及弟之丧，悲怆交集，积岁而病，累月而惫，非唯医不能识，而予亦忘之矣。于是括旧药尽焚之，悉听其所为。三日而一药，药不过四五剂，及春而果差。

因叹曰：医不能识病，而欲拯人之危，难矣哉！又叹曰：世之徇名遗实，以躯命托之庸人之手者，亦岂少哉！乡不此医之值，而徒托诸所谓命医，不当补而补，至于惫而莫之悟也。因录以自戒。

马中锡

里妇寓言

汉武帝时，汲黯使河南，矫制发粟；归恐见诛，未见上，先过东郭先生求策。先生曰：“吾草野鄙人，不知制为何物，亦不知矫制何罪，无可以语子者。无已，敢以吾里中事以告。吾里有妇，未笄时，佐诸姆治内事，